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三十四回 殺風景莽客醉飛觴 意纏綿良宵花解語

且說陳海秋多喝了幾杯酒，醉眼朦朧，有些糊糊塗塗的，斟了一滿杯酒，要和章秋谷對飲。秋谷不勝酒力，連忙搖手推辭。陳海秋見秋谷不飲，回過頭來，見筱舫坐在身後，便把滿滿的一杯會司克遞在花筱舫手中，要他代飲。筱舫接了酒，仍舊放在席間，冷笑道：「章大少勿肯吃酒末，阿關得倪啥事，那哼叫倪來代章大少格酒介？」陳海秋見他不飲，酒醉的人最易提動肝氣，已有了幾分怒意，也不開口，仍向席間取了酒杯，直送到花筱舫口邊，一定要他和秋谷代飲。花筱舫袖著兩手，不住的搖頭，那裡肯接？陳海秋一手拿著酒杯，伸了出去，竟縮不回來，就乘醉大聲道：「你當真不喝，我灌也要灌你一杯。」便踉踉蹌蹌的直立起來。花筱舫恐怕他真要硬灌起來，只得一手接過酒杯，一手推他坐下，道：「勿要來動手動腳，像啥格樣式？等倪自家來吃末哉。」陳海秋見他肯吃，方才住手，卻不肯坐下，要候花筱舫吃於了這一杯。花筱舫只得皺著眉頭勉強吃了一口。那知這會司克的酒性燥烈非常，花筱舫又是向來不能吃酒的人，一口酒剛到喉嚨，沒有下咽，就覺得一股辣氣直透入腦門裡來，不由得連忙回過頭去，把一口酒吐將出來，又急急的取過茶碗喝了兩口茶，方才罷了。不料陳海秋見花筱舫剛剛接過酒杯吃得一口，仍舊一齊回了出來，認作他有心不吃，心上登時大怒。乘著酒興，一手搶過那一杯滿滿的酒來，連酒連杯子望地下一摔，只聽豁哪一聲，杯子打得粉碎，把秋谷等大家都吃了一驚，齊聲相勸。花筱舫卻板著面孔，冷笑道：「倪從來勿會吃酒，大家才曉得格，就是客人篤代酒末，也有娘姨勸浪晚。故歇格客人才有點陰陽怪氣，倪勿做生意末，把勢飯也吃仔兩年哉，勿殼張今朝耐吃醉仔格酒，來瞎起倪格花頭，阿要詫異！」

秋谷聽花筱舫的說話，夾七夾八的不知說的什麼，便也動起氣來，正色向筱舫道：「你剛才一番說話，還是有心說著我們這起客人，還是說的陳老？你若要說著我們，我們卻並沒有叫你吃酒；若是說的陳老，客人們要信人吃酒，也是常有的事，算不得什麼希奇。況且陳老今天已經醉了，你們既是多時相好，卻不該說出這樣的話兒，索性連我們客人也罵在一起。我倒要請教請教，你們堂子裡頭，可有這個規矩麼？」

花筱舫被秋谷扳住錯處，開口不得，心上雖然暗恨，卻不得不敷衍他們，勉強忍住了氣，向秋谷道：「倪是一句無心閒話，章大少勿要動氣，索性費耐章大少格心，勸勸陳老。倪也是一時之錯，勿要作倪格過意。」秋谷聽得花筱舫自家認錯，方不開口。

陳海秋攪碎了一隻酒杯，不覺酒湧上來，口中卻還在那裡亂嚷道：「我不過叫他喝一杯酒，他一定不肯，有心坍我的台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？」說著便立起來又去斟酒，一定要叫花筱舫和他照杯。王小屏在旁勸道：「他既然不能吃酒，你何必定要強他，不如讓他喝了一杯紹酒，過過你的場罷。」陳海秋還不肯答應，當不得眾人大家稱是，又勸他：花柳場中本是尋歡取樂的地方，何必非要鬥這般閒氣？陳海秋無奈，只得點頭，自己取過酒壺，斟了滿滿的一杯紹酒遞與筱舫，立逼著要他一氣飲乾。

花筱舫見方才一番說話犯了眾怒，明知不得開交，只得接過酒杯，在口邊試了一試，蹙起雙眉，把那一大大杯酒慢慢的一口一口，剛剛吃得一半……原來不能吃酒的人，那裡喝得下這許多酒……不覺喉中一噎，那酒直沖起來，把那剛才嚥下的酒往外直沖，口內沖不迭，連鼻孔內也沖出酒來。花筱舫身上穿一件湖色閃光外國紗衫，吐得渾身濕透，就是陳海秋身上也沾著些兒。把個花筱舫直吐得粉黛霏霏，胭脂狼藉，更兼頭痛眼花，說不出來的一種難過，不由心中大怒，把心腸橫了一橫，顧不得客人挑眼，把手內的酒杯竟是也往地下一擲，一言不發，立起身來，跑進後房去了。

陳海秋這一氣非同小可，連忙跳起來，要走進後房去追趕筱舫。秋谷等大家見此情形，□分詫怪；又見陳海秋要趕進後房，一把將他拉住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性急，筱舫雖然可惡，你就是打掉他的房間，也沒有什麼道理。將來傳說出去，終是一件殺風景的事情，反說是我們酒醉滋事。你且不要動氣，且去叫他出來，看他有何理說。」

陳海秋見秋谷說得不差，捺住了一股惡氣，便和娘姨說道：「你們去叫了先生出來，他方才好好的，又沒有人得罪了他，為什麼無緣無故的跑了進去？娘姨聽了，便向後房去叫筱舫。叫了半天，非但筱舫不來，連那娘姨也躲在後房不見出來。陳海秋等了一回，甚是焦躁，又直著喉嚨叫了筱舫兩聲，竟不見後房答應。海秋冷笑道：「我倒從沒有遇著上海灘上的信人有這樣大的牌子！既是這樣，你又何必要出來做什麼生意呢？」聽得筱舫在裡房高聲說道：「倪人末吃仔格碗把勢飯，倒也勿在乎此格。唔篤高興末，賞賞倪格光，倪也無啥希奇；勿高興末，隨便唔篤未哉。」

此時章秋谷見花筱舫這般說法，有心得罪客人，暗想：「這樣的信人無從與他講理，只好想一個計較，也用野蠻手段去對待他。」眉頭一皺，早已想了一個法兒。

只見陳海秋氣得喘吁吁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秋谷一面勸他，一面附著陳海秋的耳朵說了幾句，海秋大喜，連連點頭。

秋谷明知後房沒有客人，只有花筱舫和娘姨兩人在內，竟自走了進去。見花筱舫滿面怒容，把一件紗衫卸去，單穿一件粉紅汗衫，正在那裡對著鏡子，重施脂粉，再點鉛黃。娘姨立在身後也不言語，見秋谷走進，並不招呼，口中說道：「阿呀！

間搭是齷齪煞格，章大少請外勢坐罷。」秋谷走近一步，含笑說道：「我特來請你出去，為什麼要這般動氣？就是陳老叫你吃杯酒兒，也不算得罪著你；況陳老已經醉了，你也須原諒他些，無論你再有天大的委屈，有我在這裡一面招陪，快些出去應酬，不要冷了檯面。」

花筱舫見章秋谷滿面春風進來相勸，把方才的氣惱早已丟過一邊，只不好意思當時出去，把秋谷瞟了一眼，微笑一笑。秋谷見他已經心肯，便趁勢上前攜著花筱舫的手，低低笑道：「就算陳老得罪了你，卻與我們客人無涉。難道我自己進來請你，你還不肯賞光麼？你若再要這般生氣，不肯出去，就是有心坍我的台了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攜著筱舫往外便走。說也奇怪，花筱舫的一個身體，不由軟洋洋的跟著他立了起來，卻瞋了秋谷一眼，道：「慢慢的叫看囑，讓倪著好仔衣裳看。」秋谷聽了，暫時放手。娘姨另取了一件紗衫和他披上，鈕好釦子，方才同著秋谷移步出來。

只見陳海秋頹然座上，酒意醺人。花筱舫雖然走了出來，不免還有幾分怒氣，在海秋背後一坐，默默無言。秋谷向花筱舫使一個眼色，筱舫只得立起身來，在席上斟了一巡酒，算是自家賠個不是的樣兒，向修甫等說道：「倪剛剛進去換件衣裳，各位包涵點，勿要動氣。」大家見花筱舫這個樣兒，頗覺氣憤，卻又不好發作，只好勉強點頭。無心吃酒，大家草草終席，一齊立起身來。陳海秋醉到□分，立腳不住，向秋谷道：「你們要緊回去，我卻今天醉得掙紮不來，只好在這裡借個乾鋪的了。」花筱舫聽了，冷笑一聲。秋谷見不是頭路，便向海秋道：「我看你今天還是回去的好，借乾鋪是不便當的。」章秋谷一句話還未說完，陳海秋酒在肚裡，事在心頭。他本是個廣東人，初入花叢，那裡曉得堂子中的規矩？就大聲說道：「我在他們這裡擺了好幾台酒，難道今天借個乾鋪都不行麼？」花筱舫只是在旁冷笑。秋谷聽陳海秋說的都是些曲辯子的話兒，不再去和他多講，一手拉住他的衣袖往外就走。陳海秋那裡拗得過他，被秋谷拉得七跌八統的，跟著下樓。修甫等見了，甚是好笑。

大家一哄而下，走到門前。秋谷道：「還是我寓內近些，我們且到吉升棧去坐一會兒再說。」大家稱是。出了東合興，便直到吉升棧來開了房門，大家坐下。

陳海秋坐了一會，神氣頓清。秋谷向海秋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真的沒有志氣，鬧到這般地位，還要在他們那裡借起乾鋪來。要曉得我叫你不要發標，是衛顧你暫時的面子，是個好好的落場。你若要和他鬧些脾氣，他肯來認錯張羅還好；萬一他橫了心腸，聽憑你們怎樣，他只是一個不見不聞，不來敷衍，那時你又怎的一個落場？」

我們都是面子上人，又怎的坍台得起？所以我把你暫時勸住，遮過了當時的場面，然後慢慢的再想收拾他的法兒，你道可

好？」

陳海秋聽了章秋谷的說話，一想果然不錯，便道：「你的說話雖是不錯，但想個什麼計較去收拾他呢？」秋谷道：「我早已打定了一個主意。明天我邀你在陳文仙處碰和，卻把花筱舫叫來代碰，那時我們如此這般，管教要把他氣一個發昏。你們眾位看來，我想的這個法兒怎樣？」眾人一齊稱是。陳海秋道：「萬一他不來呢？」

秋谷道：「上海地方，熟客叫局那有不來之理？況且今天散的時候原是歡歡喜喜的，不露一毫馬腳，他那裡就看得有這一著棋子出來？這個你倒不必多慮。」陳海秋聽了點頭。坐了一會，大家告辭散了。秋谷卻到陳文仙院中住了一夜。

文仙因秋谷多日不來，頗形怨望，並且文仙發痧方好，臉上瘦了些兒，從前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，如今卻是腰低弱柳，眉銷湘煙，低回西子之鬢，天鵝落花之舞，大有六銖衣薄、翠袖驚風的意態。秋谷便默然相對，細細的領略色香。文仙和他說話，竟不答應，只點頭微笑。文仙道：「耐今朝啥格路道，跑得來口也勿開，阿是倪得罪仔耐哉，耐看見仔倪討氣？」秋谷依然不答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看他，把個陳文仙嘔得急了，走過來揪著秋谷的耳朵，道：「啥格倪搭耐講章，耐一聲勿響，耳朵到仔洛裡去哉？」秋谷見文仙發起極來，方才立起來，哈哈一笑，便把陸晚香一節情事細細的告訴他。

文仙聽完，把秋谷打了一下，又把嘴一披道：「耐格心思倒直頭刻毒篤哋，就是陸晚香要嫁撥耐末，也是俚格要好。耐心浪勿高興末，啥勿爽爽快快回頭仔俚，要俚去上格種惡當。俚耐上仔耐格當，耐也無啥好處哋。倒看耐勿出，做起事體來實梗格刁梟法子，真真少有出見格。難下轉倪也要當心點哉！」秋谷哈哈的笑道：「他是愛姘戲子，所以上了我的牢籠。你是向來不姘戲子的人，為什麼要你當心，可是近來也有些……」秋谷說到此處口中頓了一頓，似笑不笑的看著文仙。文仙急了，板著面孔接下去問道：「有點啥末事介，說下去囉。」秋谷道：「我不說了，若要直說出來，你豈不要生氣？」文仙蛾眉半蹙，杏眼含瞋的，正色向秋谷說道：「二少，倪講閒話是講閒話，摟白相是摟白相，耐倒勿要勒浪隨仔只嘴瞎說一泡，耐末是說格笑話，撥別人家當起真來，說仔出去，看耐那哼對倪得起！」

秋谷見文仙將要動氣，便過來攜住他的纖腕，道：「我是一句無心笑話，你何必要這樣認真？」文仙道：「耐末說說笑話嚙啥希奇，阿曉得倪吃勿消？」秋谷打著蘇白笑道：「倪也勸說啥格呀，先生勿要動氣囉。」說著，就向文仙打了一拱。

文仙也忍不住笑道：「厚皮得來，才做得出格。」說罷，回過手去把秋谷膀子上擰了一把，道：「耐下轉阿要瞎三話四哉？」秋谷被他擰得叫了一聲「阿呀」，道：「你這個人豈有此理！大家說說玩話，怎麼用勁擰起來？」文仙道：「啥人叫耐瞎說一泡格介，耐阿是嫌比勿痛，等倪再來補兩把阿好？」秋谷連忙跑開，彼此一笑。

秋谷又向他說：「花筱舫有心得罪客人，□分可惡，明天要在你這裡請客碰和，去叫花筱舫來代碰，好如此這般的翻他的本兒，當著眾人的面，給他一個大大的下不來，也叫他以後自家曉得些兒難處。」正是：

髮貼檀郎之意，玉軟香溫；安排花信之風，嗔鶯叱燕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看下回交代。